

本报记者 樊红敏 北京报道

受业务结构调整、薪资待遇下滑等因素影响，信托业正在迎来一场“打工人”出走潮。

信托业内流传的一份今年3月份某头部信托公司内部会议总裁发言要点显示，该公司因为业绩下降，人员大量流失，已经陆续走了100多人。

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注意到，近期，百瑞信托发表的《信托公司2021年年报分析系列之人力资源》研报中也提到，受信托业务转型影响，信托业务人员有所下滑，而其他人员有所抬升，但总量平缓。

根据百瑞信托研报统计数据，已披露2021年年报的61家信托公司中，有31家员工数量减少，共减少727人。

这些“打工人”都去了哪里？

信托业务报酬率下滑

薪酬待遇调整是人员流失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公开数据显示，截至今年一季度末，信托资产规模余额为20.16万亿元，同比减少0.22万亿元，降幅为1.06%；环比减少0.39万亿元，降幅为1.89%；与2017年末的历史峰值相比，下降了23.18%。

其中，融资类信托自2020年开始大幅降低，至2021年底，两年间规模总计压降了38.6%，占比总计回落了9.57个百分点，2021年底融资类信托规模已降至3.58万亿元，占比已降至17.43%。截至今年一季度末，融资类信托规模为3.38万亿元，同比下降24.00%，占比为16.79%。

今年一季度，信托业共实现经营收入205.15亿元，同比下降28.25%；实现利润总额为123.84亿元，同比下降31.42%；实现人均净利润42.72万元，同比下降29.50%。其中，一季度全行业实现信托业务收入191.68亿元，同比下降10.02%。

“信托业务收入的下降，一方面与信托资产规模的下降有关；但另一方面，主要是由于信托业务结构的调整，信托报酬率相对更高的基础产业、工商企业、房地产信托规模有所下降，而信托报酬率相对较低的证券投资信托、资产服务信托规模持续提升，必然导致信托资产的年化平均报酬率水平整体下降。”中国信托业协会特约研究员和晋予分析认为。

中信信托2021年年报也坦承，“行业新旧动能转换不畅。在新发展形势下传统信托业务规模持续下滑，对信托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；另一方面创新类业务多处于起步阶段，短期内难以形成业绩支柱……”

某央企信托公司研究部门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，非标业务大幅压缩，其他转型创新业务目前利润微薄，行业无法维持原有的薪酬水平。

组织架构深度调整

业务变革和人员流动背后，信托公司内部的组织架构也在发生变化。

关于信托公司内部组织架构调整，百瑞信托上述研报提到，继2020年信托公司在经营层面的组织框架大幅调整后，2021年年报显示，信托公司依然还在积极推进组织架构调整，以提升内部管理水平，为业务转型奠定坚实基础。从对比数据看，2021年有39家信托公司对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。其中多数公司是增加服务信托、家族慈善信托、证券投资信托等业务部门；其次是增加了业务相关的委员会，旨在厘清业务边界，优化风险管理及业务流程；再次是根据公司自身情况整合总部管理模式，或者拆分细化管理模式。从而进一步完善前中后台职能部门体系。

据统计，2021年共有8家信托公司调整或增设了不同类型的事业部，其中增设最多的事业部是服务信托事业部，此外也有些公司将信托业务整合或者独立；约有12家信托公司对职能部门进行调整；约有20家信托公司调整了委员会，比如增设业务相关的委员会、增设或调整了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等。

本报记者注意到，中信信托2021年组织架构调整幅度较大。中信信托年报显示，2021年该公司整合内部资源，首次采取事业部模式，先后在需要重点发力的业务领域，设立了证券投资事业部、家族信托事业部、养老金事业部、运营管理中心，对转型创新业务给予考核倾斜和资源扶持；鼓励非标团队自发整合，推进后列部门撤销合并，全年合并部门10个。持续补强创新业务团队人员配置，通过内部挖潜和外部招聘相结合，盘活人才存量，引入紧缺人才，全年内部流动支持证券投资、家族信托、养老金等创新业务部门17人，引入创新业务紧缺人才28人。截至2021年末，从事非传统信托业务的人员已有70人，已接近公司前台业务人员的四分之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4月份前后，监管部门已下发《关于调整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《通知》提出，信托公司应当以信托目的、信托成立方式、信托财产管理内容作为分类维度，将信托业务分为资产管理信托、资产服务信托、公益/慈善信托三大类。

业内人士认为，面对新的业务分类，信托公司传统的组织架构调整、人才结构等方面可能会面临一定挑战，下一步信托行业或许会进一步调整内部组织架构、人才结构。

分流到大资管领域

那么，这些信托“打工人”最终去了哪里？

就离职人员的主要去向，多位业内人提及，除了信托同业之间人员流动之外，信托人员流向公募基金、私募，银行理财子、券商资管等大资管机构各细分领域。

某信托公司财富团队业务总监向记者透露，其已经在计划转行，转行意向方向为券商资管或公募基金。根据该信托公司财富团队业务总监介绍，其已在信托财富团队从业近十年，转行主要是从大资管格局及不同资管产品本身两个层面考虑。

公开报道显示，此前不乏信托公司财富团队人士转投公募基金或券商资管行业，转型销售标准化、净值型产品的案例。

另一位近期从某头部信托公司中后台部门离职的人士则向记者透露，其目前已入职一家量化私募公司。

实际上，就信托从业人员转行之后的去向，多位业内人士均向记者提到量化私募。公开数据显示，2020年以来，百亿级量化私募数量不断增加，在2021年甚至出现了千亿级量化私募。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，截至2020年末，共有量化/对冲策略基金13465只（含FOF），规模合计6999.87亿元，分别占自主发行类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总只数和总规模的26.2%和18.9%，较2019年分别增长26.2%和66.5%。2020年量化基金新备案规模为318.69亿元，同比增长365%。

再以个别已转行信托公司高管为例，据报道，2020年底从国通信托董事长职位离职的冯鹏熙，离职之后或转而从产业投资、股权投资。2020年6月，从中信信托董事长职位离职的陈一松，之后则入职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。

公开数据显示，截至2021年底，银行理财市场规模达到29万亿元；公募基金总规模突破25万亿元大关；私募基金管理的基金总规模达到19.76万亿元；证券行业资产管理业务规模为10.88万亿元。

记者采访过程中，资管行业研究人士表示，大资管行业的跨界竞争将更加激烈，行业竞争已不再局限于内部，而是不同类型资管机构的跨界竞争。跨界竞争表现在多方面，包括人才、投研能力、渠道、系统建设等。